

作家生活与创作自述

丁玲写作生涯

DINGLINGXIEZUOSHENGVA

丁玲寫作生涯

内 容 提 要

著名女作家丁玲曾经说过，“我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本书收录的三十八篇文章，以朴实的感情，优美的文字，既记录了她创作中的深切感受，也叙述了她坎坷遭际的人生中所碰到的礁石和险滩，以及信念给予她战胜礁石和险滩的力量。从中可以体味到她走上文坛四十多年来，创作的艰辛，生活的苦乐……。

丁玲写作生涯

丁 玲 著

黄一心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 插页3 字数268,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书号：10151·738

定价：1.70 元



丁玲近影

丁玲身旁的塑像，是雕塑艺术家
张得蒂为二十年代的丁玲雕塑的。

早领到病痛和欢乐的感情，~~我~~是
辛亥革命，我们是里农增广的枪声，~~一~~
起又~~被~~~~和~~在~~里~~~~的~~流管史饼的
的枪声~~有~~~~个~~~~在~~~~下~~，我的一个娘
父的兄弟~~在~~~~那~~里。烈士的鲜血，~~有~~
~~在~~~~计~~~~使~~（~~亮~~）我周围的积厚，我的心
的心灵也跟着受了伤，我从~~这~~~~的~~~~痛苦~~
痛苦。但辛亥革命成功。十月十日~~的~~
夜晚，我站在大口~~或~~满街欢乐的，狂
腿似的火把的流，~~是~~星似的~~花~~灯，
我随着游行队伍奔腾跳跃，呼喊
欢呼，第一次在不~~成~~要炸开来的心跳。
我那时才七岁，我能懂得什么吗？我久

丁玲手迹

目 录

我的自白·····	1
《一个人的诞生》序·····	7
《母亲》代序·····	11
我的创作生活·····	14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18
《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	22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	26
到群众中去落户·····	31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44
“牛棚”小品（三章）·····	56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	68
“七一”有感·····	73
《到前线去》序·····	75
讲一点心里话·····	80
解答三个问题·····	83
向警予烈士给我的影响·····	97
关于《杜晚香》·····	103
我的自传·····	111
我母亲的生平·····	114

北京	127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131
也频与革命	155
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159
“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	166
谈自己的创作	175
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187
鲁迅先生于我	192
胡也频	209
如何看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19
答《当代文学》问	223
回忆艾思奇同志	228
人民哺育了我	232
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	235
我的生平与创作	239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247
《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	268
回忆潘汉年同志	272
初到密山	279

附 录

三访汤原	陈 明(288)
走访丁玲	冬 晓(308)
重见丁玲话当年	赵家璧(319)
云烟过后春意浓	雷 加(331)
丁玲，是属于人民的	孙瑞珍 李扬(343)

我的自白

——在光华大学的讲演

我今天来到光华，并没有预备什么来讲，我们就随便谈谈吧。谈什么东西呢？哦！谈谈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吧。

我现在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我想我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而特别对着《一个人》的亲近。最近因为我是一个善于写小说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为了一个不幸的事件演出，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只是对于社会一种模糊的印象罢了。在社会上，有人特别注意到我，关怀着我，这在我总觉得许多是真同情的赐与，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

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我不敢说，我写的有什么成绩，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确是以真实的态度，下了至善的努力的。然而得到了什么？对于自己的作品，对于自身分析的严整的批判，都曾下了很紧的工夫。我知道有许多人亦常谈到我，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酒余茶后的消遣而已。

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大家就应给作者一个

很好的写的环境，不然，就可以禁止她，或就怎样指责她，教导她，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如今的文坛，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

昨天听见有人买《韦护》看——买作者的创作，这在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今天到光华来，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

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就来介绍《韦护》吧。这不是演讲，只是闲谈，我要再三的声明一下。

我是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

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应该做的事，他都勇往的去从事工作。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对她无形之中就发生了一种热情的爱恋。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过另一面却感觉得非常痛苦，感觉得无时间工作的痛苦。然而，竟为她的美丽，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后来总算给他逃开了。

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的缺点，现在是不适宜的了。不过那还是去年写成的，与现在的环境又大不同了。

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都与作者有关。就如茅盾的三部曲吧。就有许许多多的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都能一一指出。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而且大有十分肯定的意味在。说及读到我的创作的人，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其实不然。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是加以反对的。譬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

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作家身上，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利害。他也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并未跑开，却被女人感化了。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做的情诗，非常多，每一句诗都十分惹人爱。后来他的生活很苦。有一个时期也曾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一切爱情，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事情，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我没有那种形态。而且，本来我又不是怎样善写的人。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他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的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 Lover 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的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执笔把它完全笔之于书。本来，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加之以病，便耽搁下来，后来更因别种工作，也就把它放弃了。不过后来他（也频）向我说过，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指《韦护》言。

后来我把它写成了。我以为写的还好，写的很深入。每天写七八页，每页有七八百字，写的时候，是感觉得很快活的。那时，我每天只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

写。写好后，我拿给也频看，他说不好，我但愿他说不好，但不愿他说太坏了。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后来我们就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

有人说：这东西早些日子就写好了，现在未免太迟了，有的朋友很不满意我，说我把《韦护》赤裸裸的印上纸面了。然而已与本来面目大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

我这篇题材——《韦护》——很不好，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能象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个小的观点上。《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后，请大家批评一下，给我以一种进取的力量。

现在批评我的创作。哦！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我很愿把自己觉得到不好的地方说出来，然后再请大家再给以批判。哦！还是不要谈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别的事情。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善于写文字的人，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所以我又觉得写下去，或者有一点小小的用处吧。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实际上，事实上的范围是极其重要的。我希望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

写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说，把作者自身有关材料写完就算了。然决不能这样说。不过那要看写的方法如何。我以后决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即现在的确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的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这一方面，以后我的作品的内

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的。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取材于我的家庭——啊啊！我讲得太多了。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现在讲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亲近。家中总还算有许多钱，我的祖父，曾做过很大的官职。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一种有趣之下，把家产又都用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我没有姊妹们受到大家庭熏染的深。我跟随着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连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我从他所遗留的东西之下，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一个工人整日里作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又不会骑马，等作好后，他请旁人骑，他自己却在后面跟着跑。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行动的人。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的弄个明白。

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受过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住在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忧郁地，床铺非常之大，每张床都带着窗子的。我这样讲来，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房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因为那时的社会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无一人读书，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没有一个人能象我这样子有精神，说打架，没有一个可以称上对手的。家中藏着许多杆枪，白天都躺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现在时候已经很晚，我不再噜嗦下去。最后我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给我以忠实的批评。

1931年5月

《一个人的诞生》序

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完全是我的一个最愉快的纪念。

原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计划中一共是五篇集在一块，讲好归春秋书店出版，除《小说月报》登载的二篇，和未曾登载的一篇，还有一篇未完，一篇刚开始，但是事变仓猝的看来，没有思虑的余地，便火刺刺地将手边所有的一些稿子凑拢来请从文卖给新月了，便成了这样的一部书。这里我自己只有两篇，其余两篇是借用的，这已死的朋友的名字在这时在各方面都成了忌讳的名字，所以在书的署名上便由我一人顶替，而我现在也不必一定要怎样说些使大众心恻的我的感想。我想这都是很明显的事。而且不特因为这书卖掉的动机和缘由，使我非常感到不愿想着这事，那已成的计划的破灭，也非常使我难过。本来这书是预备写一个长篇的，曾和一个朋友（可纪念的一个名字）商量过几次，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意见和帮助，但是他为一些事忙着。而我那时身体很不好，我的小韦护那时在我身体内大约有三个月了，我们都不能有周详的思虑，所以才决定用好几个短篇来代替，大部分也是因为我身体的原故。可是只写成两篇，人便不能支持了，当中歇了有四个月没提笔，但是自己却并没放弃这事，常常想到，也常常和“朋友”商量到，所以在

小韦护出世后，又写了几篇的开始，然而这终究不能实现，眼看着它分裂，和夭殇，自己真有点难过；因为这虽说是几个短篇，却应该整个来看的，每一篇只使人看见一片面一碎角，是不能代表一个什么的。这和我最早的预算是隔的太远了。而且从一些朋友和书店的报告知道颇有一些喜欢读这篇文章的在，希望读到那些继续的，希望早些出版的，可是现在我却给他们以失望了，我也非常难过。至于对春秋书店方面失约，使朋友处在难处的地位，也是我非常不安而抱歉的事。

我不常在自己的书上写着好些话，是因为我总觉的仿佛没有什么话好说，一切所应说的是应该把它放在作品里，使别人不觉的得到，所以我不说。但是我现在又稍稍有了一点不同的见解，便是我觉得有站在作者的立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说几句话的需要，所以我又说了。当然第一我是希望别人不要误会我的诚恳的。从开始写《梦珂》到现在是三年半了。我很后悔我没有十分努力，虽说写了好些东西，却没有使我无愧的成绩和贡献。然而我对写作的态度，不随便，不马虎，我相信大家从我作品的表现上是可以了然的。这应当就得到一种相当的谅解和承认。假如这种谅解和承认是站在好的一方面，就是说对于我，对于我作品的发展还有着希望的时候，那你们应该是怎样的不放弃你们的任务，你们应该忠实的坦白的说出你们的意见，给我严正的批判，勉励我，鼓舞我，推进我而指导我，因为我只是属于你们大众的。相信这句话！可是三年来了，历史所给我的是失望。虽说当《在黑暗中》刚刚出版的时候，颇有一些人提到，可是大多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轻描淡写，什么天才什么大胆什么细致……这没有抓着中心，没有给读者一种正确的认识和给作者有益的帮助。虽说我也曾接到过一些年轻

的，从不认识的人那里寄到的一些信，有着可贵的热诚，可是这证明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爱了这篇文章。爱了这文章中的主人翁，因而觉得同这文章的作者亲切了起来，凭着热情，凭着一时的冲动，他们长篇的信写了来，而我呢，我并不缺少年轻人的热诚，我曾为这些而兴奋过，而愿更努力过；可是我立即怀疑了，我不相信他们从我作品中所得的是些好的影响，而他们所给我的暗示，仿佛也并不是更可以领导我到一些更正确的途路，所以我弃置了这些好意，因为我希望我不只是属一些刚刚踏入青春时期而知愁的大学生。至于朋友们呢，一切认识者包括在内，我相信这里是不缺乏人材的，他们之中一定有些准确的意见，他们也曾谈到过一些别人的东西，都不隐藏的加以驳斥又加以认可，又加以赞扬，可是不知道他们还是没有读过我的东西，或者读过记不清，或者觉得不值注意，他们都不愿同我直接的谈到这上面。既然大家都相熟，可以随便的谈到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可以将话题放在我作品的上面，同我详细的讨论，这实在是只使我觉得这谈话之不虚费的，他们真没有留心，我却常常为着这些不坦白和淡漠而很伤心的。

是的，真真是三年来了，我都是在一种寂寞中从事于写作，自然，为了我自己生存意义和其他能力的不够，我当然还要努力继续下去，不怕摧残，也不怕寂寞。可是我却实在希望你们，你们有着思想的读者，你们有着根据和见地的批评者，假如你们觉得这愿意属于你们的一个渺小的，而却是辛勤和忠实的在文字上的工作者，那你们就应该负起你们的任务和我的希望恳切地来给我以批判，以指导；反过来说，如你们是觉得我是没有希望，而且给了很坏的影响给读者，纵是我很诚恳，我人并不坏，然而在作品的作用上，却实在不应该顾忌的，那

你们便也应该站在相反的一面来痛痛快快驳斥和攻击，因为似乎还有一些人还喜欢读我的东西的，你们就应该给他们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这样你们才没有放弃你们自己，而在作者的我，似乎才更感到自己的存在，才知道自己是应该怎样去努力了。所以最后我是再三说：我是大张着诚恳的胸怀，预备接取一切不客气的，坦白的，对于我作品上的缺乏的指示和纠正，无论表现上的，技术上的，思想上的，希望这不成为失望。而且我相信好些作者都正与我有着同感，也正是有着我一样的希望。

1931年5月15日